

食客集



契訶夫小說選集

食 客 集

汝 龍 譯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六 • 上 海

A. Chekhov
The Dependents etc.
The Tales of Chekhov 13 Vols

根據 William Heinemann 版本譯出
英譯者 Constance Garnett

食 客 集

安東·契訶夫著

汝 龍 譯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客登壹號

上海市印刷三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 號 1195

開本 787×1092 耗 1/29 印張 7 1/29 插頁 1 字數 98,000

(原平明版印 15,000 冊)

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新一版

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3,000 定價(6) 0.60 元

契訶夫寫給阿歷克塞·蘇瓦林的信

科學和工藝學目前正在經歷一個偉大的時代，可是在我們這些創作界的人，目前卻是個癱軟的、貧瘠的、沉悶的時代；我們本人就貧乏而沉悶，只能產生些橡皮做的娃娃；只有一個人沒看出這一點來，那人是斯達索夫——上天賦與他稀有的才能，哪怕喝菜湯都喝得醉。這原因，不在於我們愚蠢，或我們缺乏才能，或我們傲慢……卻在於一種病，那種病在一個藝術家是比梅毒和陽萎還要糟的。我們缺乏一點『甚麼』——這話是對的，這意思是說：要是你撩起我們的繆司的衣裾，你會發現那地方是平坦的。記住，凡是我們稱做永恆的作家，或

● 俄羅斯的一個藝術批評家——英譯者。

● (希臘神話)司文藝美術的女神——中譯者。

簡簡單單稱做好作家的那些文學家，凡是使得我們陶醉的文學家，都有一個很重要的共同特色：他們總是向一個固定方向走去，他們也招呼你一齊去；你不但在頭腦方面感到，而且全身心感到！他們有一個目的：就跟哈姆雷特父親的鬼魂——一樣——那鬼魂不是無緣無故來攪擾想像力的。有些作家，依照各自的着眼點，各有切近的目的：農奴解放啦，祖國解放啦，政治啦，美啦，或者照丹尼司·達維朵夫那樣，僅僅是燒酒（伏特加）；有些作家呢，卻有遙遠的目的：上帝，不朽，人類的幸福，等等。他們當中的最好的作家，都是現實主義的，畫出生活的本來面目，可是因為每一行文字都一面滲透蓬勃的生氣，一面滲透目的的感覺，那你就不但領會了生活的本來面目，還領會了生活應該是甚麼樣纔對，這樣纔迷住了你。我們呢？我們啊！我們固然也在描畫生活的本來面目，可是到了這點，就既不能退，也不能進了！再怎樣拿鞭子抽我們，我們也一步不能前進了。我們既沒有切近的目的，也沒有遙遠的目的；我們的靈魂是獅子大張口式的空洞。我們沒有政治，我們不相信革命，我們沒有上帝，我們不怕鬼魂，拿我個人來說，我甚至不怕死亡和盲瞎。一個沒有欲望，沒有希望，無所恐懼的人，當不成藝術家。是病也好，不

● 指莎士比亞所著哈姆雷特劇本中的鬼魂，它的顯現是爲了要他的兒子替他報仇。——中譯者。

是病也好——那是名詞上的問題，沒甚麼關係，不過必須承認我們的情形沒有一點可以叫人羨慕的地方……

一八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於梅里赫佛村。

目次

契訶夫寫給阿歷克塞·蘇瓦林的信

一

食客

三

阿莉雅德妮

一五

帶閣樓的房子

五七

殉教徒

八七

獅子和太陽

九七

唱詩班

一〇五

神經

一一五

捉弄

一二三

活商品

一三一

食
客
集



食 客

密海爾·彼德羅維奇·索托夫，一個獨身的、龍鍾的七十老翁，出身工匠階層，給寒冷和他那衰老的四肢的痠痛弄醒了。房間裏挺黑，神像前的小燈不燃了。索托夫撩開窗簾，看窗子外面。密佈天空的雲，這兒那兒的正在泛白，空氣正在變得透明，那麼現在一定快要五點鐘了，可是不會過五點鐘。

索托夫嗽一嗽喉嚨，咳起來，凍得縮成一團，下了床。按照歷年的習慣，他在神像面前站立很久，唸禱告。他反覆的唸着『我們的父』、『聖瑪麗亞』、『信經』，還唸了一大串的姓名。那些姓名究竟是甚麼人的姓名，他早在許多年前忘記了，現在純粹是出於習慣，纔唸那些名字。也

是由於習慣，他掃房間，掃門口，把他那矮胖的、四個脚的銅茶炊燒好。要是索托夫沒有這些習慣，那他真不知道該做些甚麼事來消磨他的老年了。

小茶炊慢慢的旺起來，忽然出乎意外的發出一種挺響的噹噹的低音。

『哦，你倒哼起歌來啦！』索托夫噹噹着。『要哼就哼吧，你個倒楣的東西！』

這句話，觸動老頭兒的心事，他想起昨晚做夢，夢見了火爐；夢見火爐卻是煩惱的兆頭。

只有夢和凶兆，現在還能够引得他思索；這一回他特別熱心的揣摩好幾個問題：茶炊因了甚麼緣故哼起來？火爐預告了甚麼樣的煩惱？從一開頭起，那夢果然應驗了。索托夫洗好茶壺，剛要泡茶，卻發現盒子裏一勺茶葉也沒有了。

『甚麼生活喲！』他嘮嘮叨叨，黑麵包皮在他嘴裏轉來轉去。『這簡直是狗生活。沒有茶！我究竟不是那種鄉下的土佬；我是工匠，是有房產的人啊。丟臉！』

索托夫一面自言自語，噹噹着，一面穿上硬布女襯裙樣的大衣，拿腳伸進挺大挺笨的雨鞋（那是在一八六七年由一個姓普洛柯里契的鞋匠做成的），出去，進了院子。空氣灰色，冷冽，陰沉而安靜。大院子裏滿是一簇簇的牛蒡，地上鋪着黃葉，由於秋天的濃霜，現出淡淡的銀白色。一點風也沒有，一點聲音也沒有。老人在傾側的門廊的階沿上坐下，馬上發生了每天早

晨照例發生的事情：他的狗里斯卡，一條又大又白的，樣子衰老的獼皮看家狗，身上露出一塊塊黑疤，閉着右眼，走過來了。里斯卡怯生生的走過來，帶着害怕的樣子扭動，彷彿他爪子底下踩着的不只是土地，倒是火爐似的；它那可憐的身子處處表現着忍氣吞聲。索托夫假裝沒看見它，可是等到它微微搖動尾巴，跟前那樣扭動着走過來，舐他的雨鞋，他就生氣的頓腳。

『滾開！他媽的！』他叫起來。『該死——的——畜牲！』

里斯卡走開，坐下來，拿它那隻獨眼盯着它的主人。

『你們這些鬼東西！』他接着叫罵。『你們老是纏住了我，你們這些海羅德！』

他憎惡的看他的車房和車房上面那歪斜的、生着雜草的房頂；車房的門裏露出一匹大馬的頭，瞧着他。馬兒大概因為主人在瞧它，心裏高興起來，就搖搖頭，往前邁步，於是從車房裏現出馬的全身，跟里斯卡一樣的衰老，也一樣的膽怯，一樣的可憐，細長的腿，灰白的鬃毛，瀟下去的肚子，骨節棱起的脊背。它從車房裏走出來，站住不動，猶猶疑疑，彷彿怕難為情似的。

『該死的，』索托夫接着說。『我甚麼時候纔能看見你們這些東西嘔氣，你們這些囚』

犯費羅……我看你必是想喫早飯了！』他譏諷道，還繃起他那氣憤的臉，做出輕蔑的微笑。『不管怎樣，馬上喫吧！像你這樣一條價值連城的駿馬，一定得喫頂好的燕麥！那就請吧！馬上就喫啊！我還得餵點東西給這條漂亮的、名貴的狗喫呢！要是像你這樣的寶貴的狗不愛喫麵包，那就喫肉好了。』

索托夫嘮嘮叨叨講了半個鐘頭，越講越有氣。臨了，按捺不住心頭的怒火，他跳起來，拿雨鞋頓着地，大聲吼叫起來，弄得滿院子都聽得見：

『我沒有養活你們的義務，寄生蟲！我又不是財主，供得起你們喫喝！我自己也沒有東西喫啊，你們這些死屍，叫你們害霍亂死了纔好！從你們身上，我既沒得着快樂，也沒沾着光；除了煩惱和窮愁潦倒以外，沒得着別的。你們爲甚麼不死？難道你們這種傢伙，連死神都不肯要你們？你們儘管活着吧，他媽的！可是不肯養你們了！我給你們纏够了！我不要養你們啦！』

索托夫氣冲冲，滿腔憤慨；馬和狗呢，洗耳恭聽。這兩位食客由於靠他養活而挨罵，它們自己究竟聽懂沒有，那我不知道；可是它們的肚子比原先更加癩了，它們的周身縮成一團，它們

變得比以前更加陰鬱，更加忍氣吞聲……它們那種百依百順的神氣反倒越發激惱索托夫。
『滾出去！』他忽然心血來潮，嚷起來。『滾出我的家去！別讓我再瞧見你們！我沒有在我的院裏養各種廢物的義務！滾出去！』

老頭兒踩着匆匆的、細碎的步伐朝門口走去，開了門，從地下撿起一根棍子來，動手趕出他的食客去。馬兒搖搖頭，扭動肩胛骨，衰弱無力的往門口走去；狗跟着它。它倆走到街上，走了二十來步，在籬牆那兒站住了。

『我要給你們一點教訓！』索托夫威嚇它們。

等到趕走食客以後，他的氣平了一點，開始掃院子。時不時的，他朝街上看一眼：馬和狗跟柱子似的站在籬牆旁邊，無精打采的望着門口。

『試試看，沒有我，看你們怎樣過，』老人嘟囔着，覺得一團怒火彷彿漸漸從心裏消散似的，『現在讓別人來照料你們吧！我嘛，苛刻，脾氣大……跟我一塊兒過，不舒服，那麼你們去跟別人一塊兒過吧，試試看……對了……』

索托夫把他食客的垂頭喪氣的樣子看了一個夠，也嘮嘮叨叨的數說了一個夠，這纔走出院子，做出一臉的凶相，嚷道：

「喂，你們爲甚麼在那兒站着不走哇？你們在等着誰吶？站在大路當中，妨礙別人過路走進院子來！」

馬和狗垂下頭，現出慚愧的神氣，轉過身，往門口走來。里斯卡大概覺着自己不配得到寬恕，還慘悽悽的哀號。

「待嘛准你們待在這兒，可是講到喫食啊，休想我會給你們！你們儘管死好了，我纔不在乎！」

這當兒，陽光開始射透晨霧，斜射的光芒給秋霜塗了一層金。街上有了腳步聲和說話聲。索托夫把掃帚放回原處，走出院子，去看他的好朋友和鄰居瑪爾克·伊凡尼奇——這人開着一家小雜貨店。他走到他朋友的店裏，在一張隨時可以摺攏的橈子上坐下來，悶悶的嘆口氣，摸摸鬍子，開始談天氣的好壞。兩個朋友從天氣談到新來的教會執事，從教會執事談到唱詩班；這個談話就扯遠了。他們只顧談天，沒注意到時間在過去，等到店裏的學徒提一大壺開水來，兩個朋友開始喝茶，光陰就飛得跟鳥兒一樣快了。索托夫身子暖和起來，興致也好多了。

「有一件事我要求求你，瑪爾克·伊凡尼奇，」他喝完第六杯，開口說，拿手指頭敲着櫃台。「行行好……求你今天再給我一升燕麥……」

瑪爾克·伊凡尼奇坐在大茶箱的後面，這時從那兒傳來深長的嘆息聲。

『求你行行好，』索托夫接着說，『不必再給茶葉。』——天不用給我茶葉，給我一點燕麥吧……我真不好意思向你開口，我因為窮，已經麻煩你許多回了，可是馬在挨餓呀。』

『給是可以給你的，』朋友嘆口氣——『那有甚麼不可以？可是你何苦養着那些死屍？請你告訴我。如果那是一匹有用的馬呢，倒還罷了，可是——』
『唉——』看上去真不像樣兒……
『那條狗呢，也不是別的，而是一架骷髏啦！你何苦養着它們？』

『我拿它們怎麼辦呢？』

『你心裏明白呀。帶它們上伊葛納特屠場去——這麼一辦，就一了百了啦。它們早就該上那兒去。那纔是它們該去的地方呢。』

『當然啦，是該這麼辦……我也是這麼說……』

『你自己過活得跟叫化子一樣，卻還要養些牲口，』朋友接着說。『我並不是捨不得燕麥……求上帝賜福給你。可是講到將來，老兄……我不能天天準定給你啊！你的窮是沒有頭

兒的那麼老是給啊給的，真不知道甚麼時候纔會完結。」

朋友嘆口氣，摸摸他的紅臉。

『要是你死了，那倒也甚麼都解決了，』他說。『你偏活着，而且你不知道爲了甚麼活下去……對了，實在不過，要是上帝沒有意思叫你死，你還是上養老院或賑濟所去的好。』

『那何必呢？我還有親戚啊。我有個外孫女……』

索托夫就開始詳細講他的外孫女葛拉霞——他姪女卡節麗娜的女兒——她住在某地的田莊上。

『她一定會養活我！』他說。『我的房子將來傳給她，現在叫她養活我好了。你知道，我說的是葛拉霞……卡嘉的女兒；卡嘉呢，你知道，是我兄弟潘台萊的後妻帶來的女兒……你明白啦？房子將來會傳給她……讓她養活我吧！』

『當然啦，換了是我，與其像你現在這樣跟叫化子似的過活，我早就去找她囉。』

『我一定去！皇天在上，我說去，就一定去。那是她的責任啊。』

過一個鐘頭，兩個朋友喝起酒來，索托夫站在店中央，熱烈的說：

『我早就有意上她那兒去；今天我就去。』